

文件策略的檔案鑑定意涵

The Implication of Documentation Strategy for Archival Appraisal

林素甘

Su-Kan Lin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Ph.D. Candidate,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sukanlin@yahoo.com.tw

摘要

1980 年代由 Helen Samuels 等人提倡之文件策略 (documentation strategy)，是近代檔案鑑定的新概念，其主要目的在於為檔案鑑定人員所面臨種種文書檔案問題提出一套解決方案，因而成為檔案界之討論焦點。雖然文件策略在實際執行層面，仍存在許多困難與問題，但其對傳統檔案鑑定概念的挑戰與影響，進而引發檔案學界對檔案鑑定理論與實務工作的重新思考與爭辯，是文件策略對檔案鑑定理論發展的最大貢獻。本文從文件策略的定義與特點出發，探討其與館藏發展和檔案鑑定的關係，進而分析該策略所呈現的檔案鑑定意涵，藉此對該鑑定模式有更進一步之瞭解。

Abstract

In the 1980s, Helen Samule and others proposed a new appraisal concept called "document strategy". It has become a discussion focus in archival articles. The purpose of this new concept is to provide a solution for archivist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y have faced.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 situations when archivists put it into practice, document strategy has challenged traditional archival appraisal concepts and methods. It has also caused archivists to rethink the issue of the archival apprais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ocument strategy. Secondl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ument strategy and collection development on one hand, as well as document strategy and appraisal on the other hand. Finally, the implication of document strategy has been analyzed.

關鍵詞：文件策略、檔案鑑定

Keywords：documentation strategy、archival appraisal



壹、前言

由於現代文書記錄的快速增長與複雜性，使得檔案鑑定工作越來越加困難，因此如何有效地執行檔案鑑定工作也就成為檔案學界十分關切的一個重點。為因應現代文書記錄所帶來的挑戰，檔案學者不斷思考可能取代傳統鑑定方式的鑑定理論或模式，冀此能夠更有效的處理文書檔案之鑑定工作，而文件策略就是在這樣的一種需求之下應運而生的檔案鑑定新模式。文件策略自 1980 年代提出之後，就受到許多的注意，有不少文獻針對此一議題加以探討。不管從何種角度出發，學者們普遍認為文件策略代表一個新檔案鑑定理論概念的興起，對檔案鑑定工作的許多傳統認知形成挑戰。有鑑於文件策略在對現今檔案管理在館藏發展與鑑定方面的重要影響，本文將從文件策略的定義與特點出發，探討其與館藏發展和檔案鑑定的關係，進而分析該策略所呈現的檔案鑑定意涵，希望藉此對該鑑定模式有進一步的深入瞭解。

貳、文件策略

一、產生原因

現今檔案管理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與挑戰，如缺乏資源、多樣化的文書資料形式和不斷增加的數量、及因現代行政機構之複雜結構所引發的問題等，其中如何在有限資源和過多的文書資料之中取得平衡，是檔案管理人員所面臨的最重大議題。由於現代社會機構不斷增加的複雜互動情形和廣泛多樣的資訊來源，使得檔案鑑定人員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們身為檔案選擇者的角色。然而，在鑑定人員重新思考其定位時，他們卻又缺乏一套穩固的概念架構與紮實的鑑定技巧，來引導他們思考這些議題。此外，由於傳統鑑定方式過於強調對單一文書

形成單位的瞭解，並將關注點放在文書之上，使得現今文書記錄的選擇與鑑定缺乏效率和效能。其次，只重視對單一機構的結構、功能與文書產生情形等方面的瞭解，也導致檔案鑑定人員無法以傳統鑑定方式應付急速變化的文書世界。基於這些現象，部分學者，如 Helen Samuels 等人開始倡導文件策略 (documentation strategy)，試圖為檔案鑑定人員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一套解決方案。從其觀點來看，他們認為適當合宜的鑑定決策應該奠基於對不同機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和整體資訊來源的廣泛充分瞭解之上，因為現今文書記錄的產生不再只侷限於單一機構內，而是超越機構之組織結構與文書記錄的形式的界線而存在。(註 1) 在這種情況下，檔案鑑定人員需要一個跨越機構組織之實體限制，並以合作方式建立穩固館藏，減少重複收藏的新策略方法，而文件策略正是符合這樣一個要求的方法，能夠建構一套引導性的理論概念和應用技巧，讓檔案鑑定工作人員有能力解決現代文書之固有問題，並應付現代機構複雜結構所引發的各種文書或檔案管理挑戰。

二、定義與要素

「文件策略」此概念最早出現在 1984 年的美國檔案人員學會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簡稱 SAA) 年會中，由學者 Helen Samuels、Harry Hackman 和 Patricia Aronsson 提出。1986 年 Samuels 首次著文說明文件策略之定義，將之視為：「一種計畫，其形成是為了確保一項進行中的議題、業務、功能或主題的完整文件。該策略的擬定係經由一般的設計、促進，並由涉及檔案產生者、文書行政人員、檔案人員、使用者及其他有關單位的機制所執行。文件策略需經由受到檔案的產生、管理、保存與登錄之影響的許多機構與個人之間的相

互努力來執行。此外，文件策略需定期予以更新，以反映各種不同情況的改變。」（註 2）

該定義提出後，引起許多學者的迴響與討論。經過多年的爭辯之後，1992 年 SAA 出版的辭典給予文件策略一個較為明確的定義，指出：「文件策略是一個分析和計畫的步驟，用以解決現代文書所帶來的問題。在這個步驟中，主要關鍵要素為分析要給予文件化的領域範圍、瞭解固有之文書問題、和形成確保一個正在進行的議題、活動或地理區域之足夠文書活動的計畫等三方面。通常由文書創造者、行政者（包括檔案人員）和使用者共同組成一個持續性機制，來設計、促銷和執行這個策略，並透過檔案技巧的應用、制度化產製文書的建立、採訪政策的精煉和足夠資源的發展，來確保人類在某些範圍內的努力有足夠適當的文書檔案被保存。文件策略的目標強調由影響文書創造、保存和發展資源進行維護的多個機構和個人共同合作努力而達成，且為因應不斷變化的情況與觀點，要定期修訂與更新此策略。」（註 3）

基本上，上述兩個定義差異不大，都是強調文件策略是一個結合多方合作的計畫，亦即是經由多個單位之間的合作來執行對一個持續進行議題的文件化活動。然而，SAA 的定義較之 Samuels 的觀點，更加強調文件策略的實務操作層面，如檔案技巧的應用、制度化檔案的創造、精煉採訪政策和發展足夠資源等，以確保對某一範圍完整檔案的保存。在此定義中，也更加說明文件策略重視進行分析、瞭解和規劃的本質。根據 SAA 的定義，Cox 認為文件策略包括四個基本要素：（註 4）

（一）是一個分析工具：經由對考量要予以文件化的領域範圍之詳細分析，形成檔案和文件化的目標，藉此提供一個架構和

方法，檢驗文書記錄的範圍、考量其重要性、固有特質與其他面向等。

- （二）是一個科際整合的過程（interdisciplinary process）：該策略強調機構和多方人士，如文書形成者、行政者、保管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合作與溝通協調。透過這樣的合作機制，對欲要予以文件化的範圍進行詳細的分析與評估，以對該領域的文件計畫有全盤的瞭解。
- （三）涉及對文書世界內存原有問題之體認：文件策略要求實行者對其所欲予以文件化範圍之整體文書記錄的原有問題要有所瞭解，這些問題包括不斷增加的文書數量、文書形式和本質的多樣化與複雜性、及機構文書政策和利益的差異性等。
- （四）要求事先規劃和形成計畫：藉由計畫來規範分析文件化範圍，以確認要保存哪些來源的文書記錄。

三、特點與活動

在上述要素中，文件策略所展現出來的特點有：（註 5）

- （一）事先為文件化活動界定一個特定範圍。
- （二）從形成文書之職能或活動，和預期記錄這些職能或活動的文書所要求之資訊此方面開始評估，而不是從已存在之文書或要保存什麼樣的文書開始，亦即事先介入或影響文書的產製過程。
- （三）體認到要提供文件化的議題與事件是涉及多重機構和科際整合的本質，並確認文書之間的相互關聯性。
- （四）參與者不只涉及檔案人員，更加入文書生產者、行政人員與文書使用者，顯示文件策略是透過許多機構和個人的共同合作來達成，強調參與者的相互合作與



溝通協調。

(五) 是一個持續進行的活動，要因應外界情形給予持續的更新。

整體而言，文件策略的目的是要設計一個分析性的步驟與過程，引導檔案人員對一個主題或區域進行適當的文書選擇和保存工作。其主要關鍵問題是「如何選擇要予以文件化的主題」、「誰來做選擇」和「這些活動要在哪兒進行」等。為解決這些問題，文件策略需要進行四個活動，而每個活動都需經過仔細的研究與分析。這四個活動依序為：(註 6)

- (一) 選擇或界定一個要予以文件化的對象：最常用的標準是主題和地區，亦可用年代或資料類型界定要文件化的範圍。
- (二) 選擇策略參與者和活動進行場所：挑選一群文書形成者、使用者和行政者組成顧問團，來規劃和監督計畫的進行。而適當的活動場所必須是能夠提供足夠資源來支撐計畫，有專家可諮詢，且對計畫有長期認同者。
- (三) 建立選取架構，和評估與此對象有關的整體文書情形：對要建立文件化的對象進行詳細的調查分析，要關注的問題是「什麼應該存在」而非「有什麼存在」；其次，還須審慎檢驗所有形式之文書和評估館方整體處理能力。
- (四) 文書的選擇和收藏：依據設定的目標和審慎分析文書情形之後，進行文書的選擇與安置工作。

四、優點

由上述論點可知，文件策略強調對一個正在進行的活動、議題或地理區域，進行文書蒐集工作，並成立一個包含文書產生者、行政人員、歷史學家和檔案人員的持續性組織，共同決定何者應被視為檔案而轉移到適當的機構

裡。此外，文件策略關注之處並非機構中現存哪些文書，而是關心機構中應該要存有什麼樣的文書。(註 7) 文件策略推崇者認為，推行文件策略，首先可讓檔案人員有能力鑑定和選擇跨越學科或機構界線而相互關聯的文書，因而從中決定哪些和哪裡是最能呈現一個活動或議題的完整文書。此外，亦可讓檔案人員藉由處理廣泛而大量的相互關連文書，有系統地減少重複或重疊的文書。事實上，在資源日漸匱乏的情形下，運用文件策略亦是應付此問題的良方。同時，它也提供一個可以影響文書形成的架構，促使文書的產生能在一個更廣泛的基礎下，考量各種可能之文書需求，以提供更多適當的社會文書紀錄，進而對研究者提供更好的服務。此外，文件策略強調持續進行計畫和因應外界而修正的特點，也顯示出文件策略所具備的彈性空間。最後，文件策略涉及多方機構與個人合作的概念，也提供檔案人員一個改進文書品質的機會，因為這樣的合作讓檔案人員能夠接觸到不同經驗與知識的成員，因而豐富文件化的內涵。(註 8)

五、應用情形

由於涉及的層面非常廣泛，且在施行上過於複雜，具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度，在 1984 年提出之後，文件策略並未獲得檔案單位之廣泛青睞。然而，仍有部分學者對此策略進行測試，來檢驗其實際可行性，如 Alexander 和 Samuels 以 Route 128 美國麻州的高科技發展現象作為假設性案例，來分析執行文件策略的四個主要活動步驟。不過，這兩位作者僅提供一個假設試驗，讓讀者瞭解這四個活動的進行方式，使得 Route 128 文件計畫流於紙上作業，並未能夠真正提供任何實際的執行經驗。(註 9) 不同於 Alexander 和 Samuels 的計畫，Hackman 和 Warnow-Blewett 以物理學門為對象，實際進行

該領域的文件策略計畫。首先由 Hackman 建構一個文件策略的施行模式，按部就班說明其執行程序；再由 Warnow-Blewett 以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為計畫活動場所，測試該模式的適用性。最後，他們認為透過文件策略計畫，在一定程度上已能為物理領域建立完整的文書記錄，足以說明該領域之人類智慧結晶。不過，該計畫仍只是一個初探性研究，對提供實際施行經驗仍是十分有限，因此作者希望能有更多學科領域的檔案機構投入，從不同的角度來測試和討論文件策略的可行性。（註 10）

1986-1988 年，國家歷史出版品和文書委員會（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簡稱 NHPRC）贊助的 Western New York Project，是以區域為對象實際施行文件策略的例子。該計畫之主要目的是要運用文件策略來產生和執行一個書面策略，藉此改善該區域的文書收藏情形。最終，該計畫雖無法如預期般真正地達到這個目標，但該計畫卻也帶來一些實際效益，如在檢驗文書的過程中，讓計畫參與者有機會評估和瞭解本身之採訪與館藏內容，並與不同的機構和個人建立溝通管道，奠定合作的基礎。然而，在施行計畫的過程中也發現，文件策略雖有上述好處，但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譬如如何激起文書使用者、形成者和其他行政者的參與、計畫所需資源由誰負責、及計畫應當包括哪些單位或哪些人等問題均有待進一步的釐清。最後，和 Hackman 及 Warnow-Blewett 一樣，該計畫也認為文件策略還需要更多的測試、評估與討論，才能真正瞭解其在實際文書世界的適用性。（註 11）

另一個運用文件策略的試驗性計畫是為期兩年的 Milwaukee Project，亦由 NHPRC 在

1989 年贊助。其主要目的是「為 Milwaukee 都會區域發展一個為期兩年的文件策略計畫，透過此過程，計畫參與者可以分析其現有收藏，進而制訂館藏政策來設定未來之收藏範圍與責任。此外，這些政策亦將成為計畫參與者的合作政策基礎，藉此設定彼此之收藏優先順序，以填補現有館藏之不足，和避免彼此間的競爭。」（註 12）經過兩年的試驗，該計畫認為文件策略所倡導的多重機構與個人間的合作是很難達成的，因為個別機構的收藏目標與優先順序很難整合在一起。此外，若是機構沒有足夠的資源，如人員、經費、專業經驗與訓練來支援文件策略時，則不應貿然採行此策略；最後，以區域作為文件化對象的做法，顯示文件策略並不能真正達到原本預期之目標。（註 13）

綜合上述例子可以發現，施行文件策略並不如倡導者所敘述般地容易。整體而言，在實際施行層面，文件策略預期之可能優點並不容易落實，且存在許多問題有待解決，譬如計畫參與者可能無法負擔計畫要求投入諸多的努力和聯繫、不容易建立合作誘因、難以取得支援資源、缺乏有效界定適當主題或區域的方法、重複的研究分析及實行計畫的效率與效能等問題，都是執行文件策略所可能遭遇的困難。（註 14）若要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則有賴於更多的檔案單位採行文件策略，從實際執行經驗中尋求解決之道，方能對這些議題的釐清有所助益。然而，文件策略固有之複雜性與困難度卻使得檔案單位卻步，認為它事實上只是一個假設性的概念架構，可用以引導檔案人員對鑑定工作的思考和促進對機構之間合作的體認，但並不適用於真實檔案世界的運作。（註 15）這樣的結果越發使得文件策略無法從實作經驗中獲得更多的改善，也因此讓其實用價值

持續受到質疑。在 10 多年前，Cox 曾對文件策略的應用下過評論說：「現今，文件策略仍只是一個假設性概念，提出的許多優點仍未被有效地測試。」（註 16）事實上，直到現在，這樣的評論似乎仍可說明文件策略在應用層面上的真實情形。

參、文件策略與館藏發展

一直以來，有關文件策略的論述，可落入兩個領域，一是討論此概念與檔案單位之館藏發展或採訪策略的關係，另一個則是探討其與檔案鑑定的關係。Marshall 認為 Samuels 最早對文件策略的定義有關文件策略與收藏/採訪政策（collecting/acquisition policy）或收集計畫（collecting project）是有所區隔的，因為前者形成的重點在於強調設定個別檔案收藏單位的館藏或收集範圍的優先順序，而後者所關切的議題則是在於增加某一特定議題，而非某一持續進行計畫之現有資料。（註 17）然而，兩者在某些方面有極高的相似性。舉例來說，從發展館藏的觀點來看，無論是館藏發展政策、收集或採訪計畫均是事先規劃與設定範圍，來決定收藏方向與標準的策略；亦即這些政策或計畫都是經過詳細的研究與調查之後，預先設定該單位館藏之發展方向。而以文件策略的規劃方式來看，其透過事前規劃，在文書記錄產生之前，即清楚界定要予以文件化的範圍，藉此形成文件化目標，來幫助檔案人員思考日後入藏的文書記錄範圍為何，在本質上非常類似館藏發展的精神；亦即兩者都是經過詳細的規劃與設計，事先對單位的館藏範圍界定清楚的目標與方向。此外，對文件策略來說，在決定文書群體價值之前應先進行兩個步驟：一、審視哪些職務功能、主題、人物和文書的類型需要被文件化；二、決定在哪兒被文件化和誰擁有

這些文書。因此本質上，文件策略是一個推論的過程，從定義的主題範圍開始，往前推斷，決定是否有充分且適當的文書存在能夠對該主題領域提供完整的文書紀錄。（註 18）這兩個步驟的意涵即與檔案單位的館藏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也就是檔案人員可利用文件策略的步驟，對所要收藏的文書記錄範圍先有一個全面性的瞭解，進而界定檔案單位之收藏範圍與重點，因而形成館藏發展的核心。

無庸置疑的，依據文件策略提供的方法與步驟，在實際的操作經驗上，檔案單位可藉此對自身機構館藏進行周詳的研究與分析，且以此為基礎撰寫詳細的館藏發展計畫和鑑定政策，進而增加對自身和其它收藏單位館藏的知識。（註 19）這些實質的收穫，不僅有助於檔案人員形成對自身機構館藏發展的瞭解，評估其館藏優劣，進而建立收藏之核心所在，亦可從中掌握其他檔案單位的收藏情形，避免重複的檔案工作，藉此達到促進合作採訪和收藏的目的。有鑑於文件策略與館藏發展在概念方面的類似之處，部分學者將文件策略視為發展館藏政策的工具，如 Samuels 在討論收藏策略（collecting strategy）的範圍時，將文件策略視為其中的一部份。她認為檔案單位館藏的收藏策略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個別機構的收藏/採訪政策，而第二個層次是收藏計畫，第三層次是文件策略。這三個層次共同對檔案單位建築一個收藏的目標與方向，指引檔案人員回應現代文書世界的各種挑戰。（註 20）雖然 Samuels 並未使用「館藏發展」一詞，而是以「收藏策略」一詞總括說明文件策略的定位，但從其文章對這三個層次的敘述可看出收藏策略與館藏發展是十分相似的概念，只是收藏策略的範圍不僅止於指單一檔案單位的館藏發展，而是可能涉及多個檔案機構在某一地區、

主題或事件上的收藏方向與重點。此外，Cox 則是認為文件策略不應被視為檔案鑑定的同義字，因為文件策略乃是將檔案資料的採訪與收集放在一個理論基礎上來思考並建議可行的方法，而這樣的做法使文件策略擴大至包含館藏發展的概念，而非僅是在檔案鑑定方面的陳述。（註 21）由此看來，對檔案單位而言，文件策略不論是在概念或實際應用方面，均可作為館藏發展的重要工具，藉此引導檔案人員建立主要的收藏目標與方向。

肆、對檔案鑑定的意涵

雖然文件策略的本質與館藏發展的概念相似，但產生文件策略的立基點是在於檔案學者有感於傳統的鑑定方式已不足以應付現代文書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因而檔案人員需要一個新策略來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以便能夠對現今社會的文書記錄提供最好的維護與保存。而奠基在此關注議題上所發展出來的文件策略，因而為檔案界對檔案鑑定理論、實務及另一種的思考與討論。舉例來說，Cook 認為，對鑑定而言，文件策略是一種非常有遠見的概念性步驟。在更廣闊的情境下考量其鑑定決策是它優於傳統鑑定方式的地方，因為唯有對文書記錄的產製環境有更廣泛和全面性的瞭解，才能真正選擇與保存足以呈現社會與歷史真實的文書記錄。同樣地，Bearman 也認為文件策略在鑑定概念上的貢獻在於擴展檔案鑑定決策的範圍；也就是，以「什麼應該要被予以文件化」，而非「應該要保存什麼文件記錄」作為選擇或鑑定檔案的考量，讓鑑定決策的關注點超越文書實體本身，擴大到文書所記錄的對象。（註 22）綜觀這些探討文件策略的文獻，可以發現多數作者認為，不管其在實際操作層面上的困難程度，文件策略概念除對傳統鑑定方式提出

許多質疑之外，也對檔案鑑定理論與實務的發展帶來一些重要的意涵，例如：

一、以主動的方式介入決定文書記錄的產生與保存

如前所述，現代文書的數量、品質、多樣性、複雜度，與現代機構的相互關係使得傳統鑑定方式無法有效地處理和應付文書的選擇與鑑定；也就是，傳統的鑑定工具與概念已無法追上現代文書的產製速度，讓檔案人員能夠藉此在文書記錄的保存與處置上做出合理適當的決策。而文件策略的出現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新策略，紓解傳統鑑定技巧或工具無法因應現代文書的增長與選擇，讓檔案鑑定工作更有效率的壓力。其解決之道在於事先介入文書記錄的產生過程，進而決定文書記錄的保存範圍，來控制文書檔案的增長。誠如 Cox 所說的：「文件策略不只是一個收集方案（collecting scheme），它更加強調機構中文書檔案的創造。」（註 23）基本上，在文件策略的機制中，主動的創造文書檔案乃是透過許多機構和個人之間的相互合作來達成，並非仰賴單一機構本身的努力。若從其本質審視，文件策略乃是結合資訊創造者、行政人員和使用者的合作與努力，對現有的所有文書檔案進行廣泛的分析和瞭解，藉以發覺沒有足夠文書記錄的範圍，並且進一步建議產生不足的文書記錄。此一強調創造文書以補現行文書檔案收藏之不足，讓人類經驗得以有足夠之文書訊息的概念，讓文件策略在文書產生之前或之時，便已決定和控制文書的處置命運。與傳統鑑定方式相較，文件策略所採取的步驟是與其被動地接收和面對日漸增加的大量、複雜多樣的文書記錄，而無計可施之時，不如採取主動的態度，事先對文書記錄的保存範圍給予完整的規劃與分析，藉此控制文書的產生過程和掌握其數量

與品質，以便獲取更能完整呈現人類經驗的檔案資訊。

二、參與鑑定者的改變

傳統上，檔案鑑定工作都由文書形成者或檔案人員負責執行。然而，文件策略卻是強調文書記錄的選擇與保存應要透過多數機構與個人的相互合作來完成，亦即要求檔案鑑定決策不再只由檔案人員獨力完成，而是必須透過結合各方力量的方式來達成。簡言之，文件策略十分強調館際合作的概念。事實上，當文書記錄越來越複雜，增長的數量與速度都越來越快，但資源相對越來越匱乏時，僅憑單一機構之一己之力已是無法面對這些日益複雜的問題。因此，若是能夠結合各方力量與資源，形成合作聯盟或許能夠提供檔案人員一個解決之道。而文件策略強調的合作概念，正好呼應這個在鑑定工作上應要有所改變的地方。正如 Cox 在文章中提到的，傳統上北美有關檔案實務與理論的論述，除建議檔案人員在某些困難的情況下徵詢專家意見外，一直將檔案鑑定視為由檔案人員單獨負責的活動。而檔案人員達成鑑定決策的依據則大都是遵循由特定機構、傳統實務和檔案標準價值所形成或設定的標準。由於文書世界的改變，除質疑這樣的鑑定觀點之外，亦開始要求檔案單位重視其自身收藏不足之處與對史料編輯趨勢需求的體認。（註 24）這些情形在在要求檔案單位改變以往獨立作業型態，朝向整合多方合作與協調的方向發展，而文件策略的出現正是符合這樣的要求。與傳統的作法，即檔案鑑定只仰賴檔案人員的專業與知識相比較，文件策略藉由文書記錄的使用者、產生者和保管者等多方的共同合作，以不同的經驗與知識豐富文件化計畫的視野，讓文書記錄的鑑定與選擇奠基在更廣泛的範圍上，因而能夠保存更為適當和重要的文書檔

案。

三、鑑定對象的轉變

傳統的鑑定技巧建立在一個很清楚的前提下，即檔案人員依據一套制式的鑑定標準來檢證文書記錄的保存價值，而且是以其實體形式來加以評估。然而，過去 10 年不斷有部分檔案人員認為這種以實際形體為主，「由下而上」（bottom-up）的程序已無法因應現代文書所產生的問題，且其決定文書記錄最大價值的有效性亦受到質疑。（註 25）而因應此情勢而生的鑑定概念是，鑑定決策的形成需要奠基在一個廣泛的基礎上，也就是檔案人員必須要對形成文書檔案的環境有全面性瞭解，方能掌握文書檔案的重要價值，因為唯有奠基在如此廣泛的分析架構下，檔案人員才能決定哪些是重要的文書檔案，進而選擇與保存真正足以代表人類或社會活動的文書檔案。（註 26）此鑑定發展趨勢所呈現出來的意義是檔案人員達成鑑定決策的依據不再是檔案人員手邊的文書記錄，而是必須奠基在對文書檔案創造環境的整體分析與瞭解之下；亦即合理適當的鑑定決策對象不再是文書檔案實體本身，而是要將關注重點放在對文書檔案的創造者與當時產生文書檔案的環境，如功能、活動、程序或流程等面向的全面瞭解，方能掌握文書檔案所呈現的真正價值。而文件策略強調現代文書檔案的選擇必須透過詳細分析與計畫的內涵，正好呼應此一鑑定趨勢；換言之，文件策略藉由事先的分析和規劃，進而對文書檔案的創造環境有整體的瞭解與認識，正好突顯出這樣的鑑定概念發展。

四、檔案價值概念的改變

檔案價值是檔案鑑定之核心，是判斷保存文書檔案與否的重要依據。而文書檔案之所以被檔案單位收藏，乃是因為其具有永久或持續性之檔案價值。由於鑑定對象的改變，也因而



連帶影響到檔案價值的概念。傳統上，檔案價值的判定乃是依據一套準則就文書檔案實體中所包含的各種訊息來斷定其價值，如原始價值與從屬價值。然而，新興的鑑定趨勢卻認為傳統以文書記錄實體作為價值判斷的基礎，並不能真正體現文書創造之時的價值，因為文書記錄的形成乃是在某一特有情境中，為執行某項功能、計畫、活動或程序而產生出來的副產品（by-pass products）。因此，檔案人員唯有透過對文書形成者與環境所呈現出來的價值，才能決定文書記錄的重要性。其次，這些產製文書記錄的情境，並不完全被記錄在文書當中，有時需要檔案人員從字裡行間推論文書檔案所包含的意義。因此，若只是憑藉文書記錄實體本身的文字形式來判定其重要性，可能失之偏頗，並不能獲知文書檔案的真正重要性與價值。因此，唯有瞭解檔案價值是依存在文書記錄產製之時的整體社會情境脈絡，檔案人員方能做出最為合理正確的鑑定決策。（註 27）這種強調重視文書記錄產製之時的社會情境脈絡價值的觀點，似乎亦可從文件策略的內涵中窺見，因為文件策略強調在決定文書記錄群體價值之前，要先審視和分析其功能、活動或程序的步驟，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說明其形成選擇鑑定的依據不再只是文書檔案本身之實體形式所呈現出來的價值，而是已將焦點轉移到由產製文書檔案當時的社會情境脈絡所涵蓋的價值概念；也就是，文書記錄的價值顯現在能夠作為某一功能、結構、活動或程序的證據之用，而非其文書記錄之實體形式所呈現的重要性。

伍、結論

檔案鑑定的概念與實務發展上仍有諸多議題待討論，如鑑定活動的進行是在文書記錄產生之前就給予預先的規範，如文件策略所強調

的方式，或者是在文書記錄產生之後，依據文書記錄的實體狀態與本質來鑑別其保存價值，在檔案界似乎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共識，仍然需要投入更多的討論與實際經驗的驗證，方能建立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的模式。事實上，文件策略的提出引發檔案學界在實務經驗與理論概念上的諸多討論，讓檔案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有機會重新審視檔案鑑定的角色與內涵，進而使得檔案鑑定在理論概念和實務上有所轉變，是文件策略在理論層次上的貢獻。但在實際操作面上，由於在執行上的困難度與其本質上的缺失，使得文件策略未能被多數的檔案單位所接受，造成其未能落實於實際場域，以累積更多實際經驗的遺憾。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有關文件策略的實行困難度會有所改進，而其擁護者也將會不遺餘力的推廣文件策略，使之成為檔案鑑定或館藏發展的一個主導性工具。然而，在此時，文件策略對傳統檔案鑑定概念的挑戰與影響，進而引發檔案學界對檔案鑑定理論與實務工作的重新思考與爭辯，可能是文件策略對檔案鑑定理論發展的最大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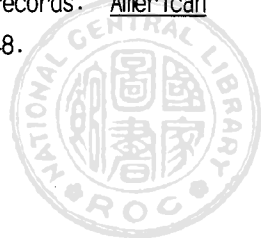
註釋：

註 1: Catherine Bailey, "From the top down: The Practice of macro-appraisal." *Archivaria* 43(1997): 91.

註 2: 薛理桂。《檔案學概論》。台北市：漢美，民 87 年，頁 92-93。Helen Willia Samuels, Who controls the past. *American Archivist* 49:2(1986): 115。

註 3: Lewis Bellardo & Lynn Lady Bellardo Eds. *A Glossary of archivists, manuscript curators, and records managers*.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92, pp.12.

註 4: Richard J.Cox, "Th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or the appraisal of architectural records." *American Archivist* 59:2(1996): 146-148.



- 註 5 : F. Gerald Ham, Selecting and appraising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93, pp.96 ; Jennifer A. Marshall, "Documen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institutional priorities and professional limitations." Archival Issues 23:1(1998): 60.
- 註 6 : Bailey, 1997, pp.91 ; Samuels, 1986, pp.117-122
- 註 7 : Barbara Reed, "Appraisal and Disposal." In Judith Ellis ed. Keeping archives(2nd ed.) Port Melbourne: Thorpe, 1993, pp.199.
- 註 8 : W. J. Maher,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rchives. Lanham, Md: SAA, 1992, pp.51-52 ; Marshall, 1998, pp.61-62.
- 註 9 : Philip N. Alexander & Helen W. Samuels, "The Roots of 128: A Hypothetical documentation strategy." American Archivist 50:4(1987): 518-531.
- 註 10 : Larry J. Hackman & Joan Warnow-Blewett, "The Documentation strategy process: A Model and a case study." American Archivist 50:1(1987): 12-46.
- 註 11 : Richard J. Cox, "A Documentation strategy case study: Western New York." American Archivist 52:2(1989): 192-200 ; Marshall, 1998, pp.65-66.
- 註 12 : Timothy L. Ericson, "To approximate June pasture: The Documentation strategy in the real world." Archival Issues 22:1(1997): 7.
- 註 13 : Ericson, 1997, pp.20 ; Marshall, 1998, pp.66.
- 註 14 : Terry Abraham, "Collection policy or documentation strategy: Theory and practice." American Archivist 54:1(1991): 50 ; Bailey, 1997, pp.92 ; Terry Cook, "What is past is prologue: A History of archival ideas since 1898, and the future paradigm shift." Archivaria 43(1997): 33.
- 註 15 : Marshall, 1998, pp.68.
- 註 16 : Cox, 1989, pp.192.
- 註 17 : Marshall, 1998, pp.60.
- 註 18 : Maher, 1992, pp.51-52.
- 註 19 : Abraham, 1991, pp.52.
- 註 20 : Samuels, 1986, pp.114-115.
- 註 21 : Cox, 1989, pp.193.
- 註 22 : Bailey, 1997, pp.92.
- 註 23 : Cox, 1996, pp.147-148.
- 註 24 : Cox, 1996, pp.146-147.
- 註 25 : Reed, 1993, pp.184-189.
- 註 26 : Tyler O. Walters, "Contemporary archival appraisal methods and preservation decision-making." American Archivist 59:3(1996): 330.
- 註 27 : Cook, 1997, pp.30.

